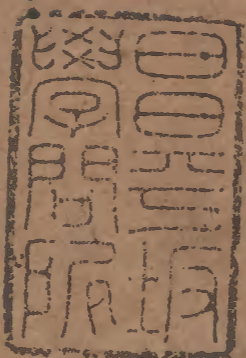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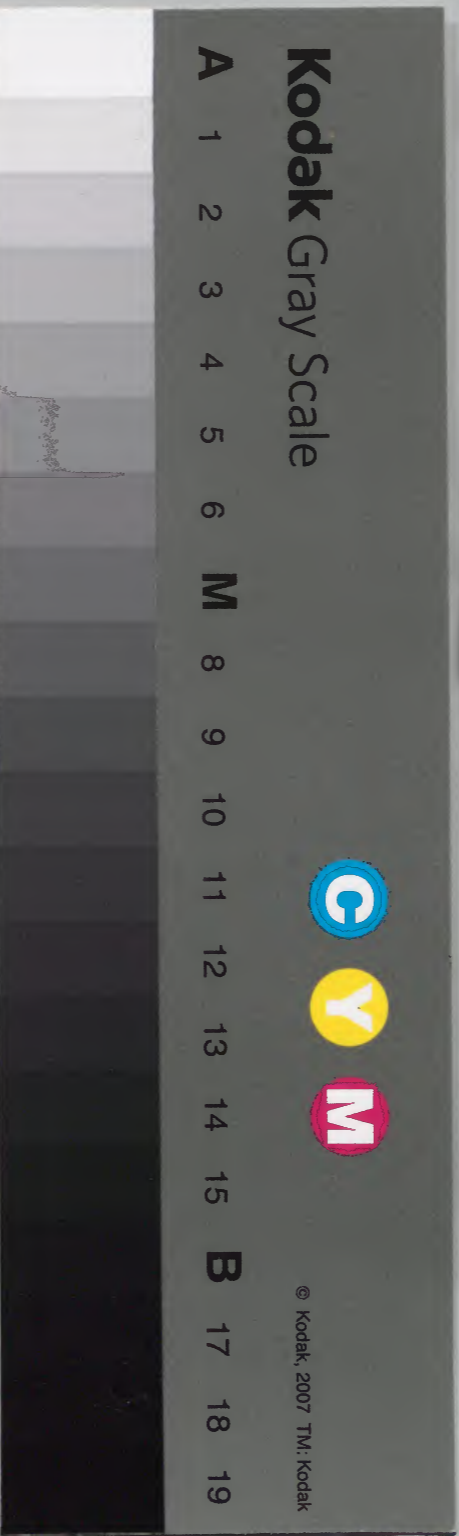


歷代通鑑輯覽



九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3
冊數	79 (66)
函號	285 17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九

漢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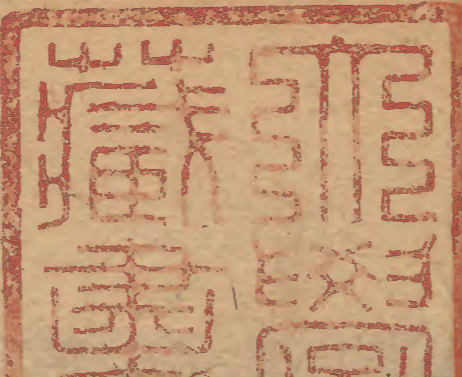
順帝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為右丞

先是托克托為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

元順帝



行其方不與金重寶

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

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

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台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良楨字幹卿臨潢人

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

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注俱見前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

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

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農佃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

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之人

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注見前張士誠小字九四白駒場亭人作亂據高郵自稱

誠王知府李齊字公平廣平人死之

上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為業富家多陵

侮之弓手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

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方苦重役遂共推為主陷

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

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

左丞奇齊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甓社湖在今高郵州西北會

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

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佑已而有詔赦之使至

不得入賊給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

繫之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一 元順帝

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
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尚之尋詔淮南行

省平章政事福壽瑠古特人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為皇太子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九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不

受命

國珍潛遣人至京師徧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

特穆爾舊作帖里木兒南臺侍御史尊達錫哩舊作左答納失里今並改

後仿復招諭之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

納其船散遣徒眾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

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

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

阿兒温沙今改後仿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會

兵討徐壽輝于蘄水破之

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眾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

曰賊表裏連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盡銳

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戰大敗賊眾率舟師追

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擒其將鄒普泰分兵

平兩巴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

始得通。至是西寧王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仿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斬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大都無雲而雷。

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月大同復大疫人死者過半。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揲兒今改。法。華言大喜也。

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哈瑪爾妹婿。按圖魯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

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真今改。後仿此。善秘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

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為司徒。結琳沁為大元國師。各取

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

女婦。惟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舊作八朗今改。後仿此。與圖魯特

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舊作倚納今改。皆在帝前。相與褻狎。

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碍也。按濟齊齋烏格依舊作皆即兀該。

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

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

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之鍾離。音郡。後為

臨淮縣是。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疫。時

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

僧。遊食諸州。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

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興。子興奇其貌。留為親

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逸其名。女賈魯圍濠。元璋力拒之。既

續綱目于至正之世災異
瑄屠其書及明祖起兵以
後則兼書祥瑞事皆不經
其意蓋以祥為明代受命
之符而以災為元室危亡
之兆殊不知是時元紀未
去海宇尚統于元安在災

祥之必當分屬乎孟由元
史成于明時秉筆者不免
阿私之見其記載果信
而可徵况災祥皆庸俗謬
傳而神怪尤聖人不語真
偽有無更無庸深辨矣

托克托前討李二徐州甫
捷遽爾召還致賊勢復熾
茲統師征勦士誠高郵一
戰大敗賊兵遂平六合軍
氣方揚正宜令其乘銳進

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元璋見
諸帥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

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子英五河人等南畧地定遠梁縣今屬鳳陽府計

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在定遠縣

西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

攻陷滁州時郭子興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子興元璋故出之至是專報益甚快子興攻取

泗州將害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得免乃將其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和羅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羅得糧百

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

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

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

士誠眾遂遣兵西平六合注見前賊勢大感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

總其軍

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叅議中

攻盡掃東南羣孽方輕信
奸邪搆陷罷斥旋加轉使
庸妄之台哈布哈等代將
貽害益深順帝惟知溺于
晏安不復以國事爲念焉
得不亡至托克托聞命力
拒諸將之言頓首受詔與
宋兵武穆之奉召卽還同
二忠愍矣

書省事平章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
托克托不爲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改爲宣政
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爲
平章遂嗾御史袁寶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
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
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
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
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
樞密院事代將詔至軍龔伯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
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

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
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
恩所及深矣卽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
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喇台
答今改曰丞
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
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
歸舊鎮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帝製龍舟于內苑。

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

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尺

廣半之造木為置藏壺其中通水上下置上設三聖殿

置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

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

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置之東西有日月宮

飛仙六人立宮前過于午時自能耦其精巧絕出人意

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

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

噶巴拉薩巴舊作加巴刺般今改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

宦官非受秘密戒者不得與

未乙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

威順王庫沁布哈令其子報恩努舊作報恩奴今改等同元帥

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水淺船閣文俊用

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陷中興路元帥

多爾濟巴勒死之遂復陷漢陽迎壽輝居之教授鄭咺諍正國俗不報

大鄂爾多舊作大幹耳朶今改儒學教授鄭咺言蒙古乃國家本

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

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議

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

元季羣盜四起毫無撲捕之方坐視其蔓延遠近軍紀廢弛極矣至賊眾渡河北掠益張而勢益備朝端猶復視如常事雖因成

遵涕泣陳告少為防禦之
謀然亦推知扼險可盡畫
河自守而河以南邊警仍
聽其充斥且軍江淮汝穎
早已棄為度外而不惜何
異矣基者于楸枰邊角悉
皆拱手讓入僅恃中心數
著以決勝負尚何補于全
局哉

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
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
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
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
言。幸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
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舊作洪正。今改。後仿此。等各將
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
玉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
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樞密院。

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
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為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路元

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漠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

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礪門長
子哈喇章。舊作哈喇章。今改。後仿此。肅州。次子三布幹。蘭州。仍籍其

貲產。

薊州雨血。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為左丞相。哈瑪爾為左

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今改正。為平章政事。蘇蘇為御史大

夫。

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沙卜珠岱人。搆巴圖魯。舊作答失八都魯。今改。後仿此。總其兵。

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寶表舊作火赤温。今改。後仿此。從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

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子興檄元璋總諸軍

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舊作絳。住馬。民兵元帥陳

額森舊作陳堃先。今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並改。後仿此。

渡江去會子興卒。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帝檄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張天佑及元璋為左右副元帥元璋曰大

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

鳳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

廖永忠巢字碧泉。其先人徙于巢。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

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曼濟哈雅舊作蠻子海牙。今改。後仿此。拒

銅城牖在含山縣東南。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

港縱舟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

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在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

漢高皇帝義帝光武皇帝
更始崛起時豈不得藉藉
憑藉明祖之于韓林兒亦
然方滁陽之旅初興子興
旋歿勢實孤弱無依而林
兒僭號之始四方響應遂
爾奉其年號以為號召之
資及聞副元帥之檄乃謂
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固
已中情流露異日林兒迎
至建康而死則瓜步沉舟
之事未必盡誣也

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為備，可克也。乃揚帆直達牛渚。

常遇春字伯仁，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饑，爭取資糧，謀歸。

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

遂乘勝趨太平，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元璋揭榜

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

召陶安字主敬，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為知

府。陶安時以造亂家居，奉父老出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占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哩巴拉等

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烏瑪

喇等招諭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

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

無鬪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

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

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

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元順帝

托克托忠誠自矢歷久不
渝足稱元宗純臣實為國
所倚賴使順帝始終保護
而專任之元祚或可藉以
支持勿壞雖其死由哈瑪
爾矯詔順帝且為所欺殺
而不及知但以社稷勳臣
視之無關輕重聽奸邪肆
意得羅其罪未殺道濟自
壞長城何以異耶

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
哈 舊作劉哈刺不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至
花 今改後仿此
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

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永昌府騰越州是知府高惠

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

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

矯詔賜之鳩遂卒年四十一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

達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
士皆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
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中等上章雪其寃
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

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五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丙申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

哈瑪爾既相耻前進西僧事告其父圖嚕曰我兄弟位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

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曰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

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圖嚕特穆爾恐太子

立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

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遠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大夫綽斯散奇味氏因劾奏二

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然侍朕久。且與朕弟

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

詔安置哈瑪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

穆爾就駝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

識猶未啟也哈瑪爾前既語害托克托兄弟。為中外所

共疾。及是以不執誅。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

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遂

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為隆平府。自高

郵徙據之。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

孫搗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搗

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搗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

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孫搗字

自謙。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江寧鎮。在今江寧縣西南破陳兆先

營。擒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支。城遂陷。

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床。坐鳳凰臺。在今江寧縣南下指麾。左

右或勸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

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

諭之曰。我來為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政不便者

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鄧

愈侵廣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時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尊達錫哩死之。

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字彥英。武岡人。至淮南殺賊以功。

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遣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

及萬戶普賢努。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議以下等官。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

仿此死之。

初褚布哈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清河縣東。相倚用為聲援。褚布哈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瑋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韃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穉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繫。于班格舊作伴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

節人比之張巡云。

初。向食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

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援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砦。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

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注見前。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

頻淮之地。連綿軍營。固足以資。若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然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甚盛。遍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况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獲則。稍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而。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

陝西危急。察罕特穆爾提兵赴援。賊軍敗走。一方賴以保全。厥功不小。然其始長安守將慮客兵之至。而憚于求援。使非主思誠力主移書。則三輔諸城皆為賊據。而河南總兵轉欲按其擅發之罪。如彼所見。豈鄰境有警。竟可坐視不救乎。蓋是時軍紀不修。鎮守

武臣習于恣情推諉。又復心存畛域。止顧一己之私。而不知以國事為重。此皆朝替賞罰不明。無以示懲。勸遂至敗壞。而不可收拾。

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平。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

三月。宋元璋陷常州。

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潭。鎮名。在江寧府句容縣西北。為濱江要地。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字希武。太原陽曲人。而歲輸五十萬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遂下其城。而徐達徇宜興。攻常熟。張士誠戰敗。為前鋒。趙德勝所擒。士德善戰。有謀。能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濠人。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舊作不蘭奚。今改。後仿此。等將兵擊之。

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注。俱諸郡縣。見前。

遂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亦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催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吝犖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夫畧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鳩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者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定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兩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

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戡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綽斯戡自哈瑪爾得罪已拜左丞相至是進為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為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池州繆大亨定遠人揚州皆陷之

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樂清水晉樂成縣。五季吳越改名。縣西南有館頭江。甌江下流也。南入于海。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秋七月。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瞶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分軍為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穆爾方倚楊完者以為重。莫敢禁遏之。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詔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士誠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儼。達什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為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奉詔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完者又力為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心。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

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受官有差士誠雖去偽號擅
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什特穆爾功詔
加太尉時楊完者強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心厭其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平章方面大權自是悉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巴爾茂四世孫按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仿此總諸軍守

禦東昌

初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眾寇東昌努都爾岱擊却之

九月倪文俊奔黃州徐壽輝黨陳友諒沔陽人木謝氏祖贊于陳因從其姓襲殺之

友諒本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害壽輝不克奔黃州友諒因乘費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政事

冬十月韓林兒黨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圍鳳翔察罕特穆爾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特穆爾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內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

御世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九
入蜀

十一月汾州桃杏華。

十二月隨州人明玉珍作亂襲據重慶遂陷成都及嘉定

平章塔克達舊作剛右丞旺扎勒圖舊作完者參政趙資

死之

玉珍初聞徐壽輝兵起團結千餘人屯青山今名青林山在隨州

南結柵自固壽輝使人招之乃引眾降令以元帥守沔

陽久之帥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因襲破重慶右丞旺扎

勒圖出走已而復會平章塔克達參政趙資屯嘉定之

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珍遣其將萬勝黃陂人禦之分兵襲

陷成都未幾嘉定亦陷執資及旺扎勒圖塔克達以歸

欲說降之三人皆不屈遇害蜀人謂之三忠于是蜀中
郡縣相繼降于玉珍。

太尉達什巴圖魯卒以其子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
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達什巴圖魯引兵擊

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爾瑪錫哩舊作答理麻失里今改來援分兵

雷澤在濮州東南以禦福通達爾瑪錫哩戰沒諸軍大

潰達什巴圖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

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為達什巴圖魯通好書遺諸路

使者果得之以進達什巴圖魯覺知一夕憂憤而死尋

命其子四川左丞博囉特穆爾為河南平章政事代領

察其特穆爾克復汴洛國
執幾千復振雖其始以義
兵起事亦由其指揮悉協
機宜故能坐收成效而當
時大局之壞則由將帥無
能過賊即走尚安望其執
軍律以作士氣則欲籌救
時急務自當擇良將而重
以委任或可冀其靖亂保
民乃主間無人徒欲訓練
卒伍雖如林之衆將安用
之況素不諳戰陳之士兵
而復童以未嫻軍旅之文
吏更荷濟于事耶

其軍。

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使。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

初元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
及天下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
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
卒。

戊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
之。

延舊作胡伯顏今改後仿此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

下巴延與戰四日夜敗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

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

奮擊敗之賊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復來攻闕分

兵捍禦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本巢湖水軍將降朱元璋復叛

歸徐壽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

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

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

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伊伯舊作耶

氏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守臣韓建以下死者數

十人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待穆爾布哈千戶盧廷玉葛延齡郎

番博霄前定徽杭之亂積有成勞茲以濟南圍急親兵赴援連敗劇賊正賞令其乘勝追躡以成掃蕩之功乃山東諸將既不能自發一矢保守危城轉於效

死前驅者深加媿嫉謂其罪實無可道而努都爾密始與令其東援益都旋又使其北駐長蘆朝令夕更必欲速其淪沒是誠何心順帝于失陷城邑之人並不聞警以常刑旋且晉之而獲而博霄兄弟力戰殉國博霄不之及賞罰劍若此其何以勵死綏可幾失律乎

從其居不送歸置一 卷之九十九
悉許元琰奏差烏德美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圖嚙台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按特穆爾布哈舊作帖本補化烏德美舊作兀都城中士民相率登巒黃圖曾台舊作黃充倫及今並改

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聞贈闕淮南江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國公諡忠宣闕號合巖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常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卻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註周易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闕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云
二月毛貴陷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博霄與戰死之初博霄從布喇奇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連敗賊兵城下詔升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于努都爾代令依前從征益都博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

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後周縣宋廢故

城在今滄州西北博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

是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博霄方駐于南皮縣注見前

之魏家莊在南皮縣西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

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

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摔博霄刺殺之無血

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韓林兒黨田豐陷濟寧努都爾代棄東昌走

努都爾代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遁柏鄉尋還京師拜

中書添設左丞相豐遂入據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

復退保東昌

三月毛貴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眾由河間趨直沽。在天津府城北。有大小直沽。遂陷薊州。畧

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克津。舊作達國。珍。今改。戰死。京師大

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然。

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

密院事劉哈喇布哈以兵拒于柳林。貴眾潰退。走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

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多通。高昌人。按多通

舊作道童。今改。死之。

多通初任其將章巴延。舊作伯顏。今改。後仿此。布延布哈。字希占。蒙古氏。

按布延布哈。舊作普顏不花。今改。後仿此。捍禦數有功。至是左丞和尼齊來

江西。專兵柄。素與多通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

城且陷。遂夜遁去。多通因退保撫州。謀集兵再圖克復。

為追騎所及。遂遇害。

五月劉福通陷汴梁。韓林兒遷據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珠占。舊作竹貞。今改。後仿此。出走。遂入據其城。

乃自安豐迎林兒居之。

削右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烏蘭哈

達代總其軍。

台哈布哈與太平有隙。前聞其復相。意不平。嘆曰。太平

元順帝

台哈布哈初代托克托將
兵卽縱士卒剽掠殃民及
是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
自効以贖前愆乃當進而

退以養銳爲名汴梁請援
按甲不動徒作大言自誤
是宜繩以玩寇之罪申以
無將之誅乃順帝既心惡
之轉從而加拜右相顛倒
極矣至奪爵之命乃因太
平懼其害已誦人舉發罪
狀當時朝廷既昧勅罰之
權而大臣亦惟徇私怨是
務無怪綱紀之日以凌替
以至於亡也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尋有詔起台哈
布哈爲湖廣右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台哈布
哈以養銳爲名。勒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至十往
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台哈布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
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益蔓延。不
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算。皆不聽。其子
碩通舊作壽。今改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
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台哈布哈右丞相。
總兵進討。台哈布哈卽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
平至軍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欲害
已。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見注

前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烏蘭哈達代之。台哈布哈聞
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時駐
兵保定。卽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
責之。俾致台哈布哈以來。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
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路。

盜寇河北。前翰林待制巴延。

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喇魯特氏。世居開州濮陽縣。按哈喇

魯特。舊作哈刺魯。今改。死之。

巴延自弱冠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初徵至京師。授翰林
待制。已而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其學務真。知力踐。必
期措諸實用。至是河南寇蔓延河北。巴延乃渡漳北行。
至磁。與寇遇。寇知其名士。欲誘以富貴。巴延罵不屈。與

妻子俱死之。巴延既死。寇剖其腹。見其心有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于其腹中。覆

六月戊辰朔日食。

韓林兒黨關先生兵陷遼州。注見前。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唐置。今屬山西。一出沁

州。注見前。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餘里。于是大掠塞外諸郡。尋復轉而南。察罕

特穆爾遣其部將關保等率兵分扼阻隘。而自勒重兵

屯聞喜絳陽。又分兵屯澤潞。及塞井陘。以杜太行諸道

屢擊却之。河東悉定。詔拜察罕特穆爾為左丞。尋進平

章政事。

冬十一月左丞相綽斯戡有罪免。以努都爾岱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

于娛樂。不恤政務。綽斯戡居相位。毫無所匡救。而公受

賄賂。貪聲著聞。于是御史伊齊布哈。舊作燕赤不花。今改。後仿此。劾

奏其任用私人。都呼。舊作朶列。今改。後仿此。及妾弟崔旺扎勒特

穆爾。舊作崔完者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印造偽鈔。事將敗。因殺都呼以

滅口。綽斯戡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

復劾之不已。帝終不聽。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朱元璋陷婺州。

胡大海侵婺州。久不下。元璋自將往擊之。僉行樞密院

丞相而至于公受賄賂任
用私人蔑法亂政已當按
治其罪甚重印造偽鈔事
將發而殺其人以滅口非
惟草菅人命亦其弁髦王
意豈得尚從寬典歟順帝
于綽斯戡止收其印綬而
于御史劾奏案罷弗問且
不久旋復用為右相聽其
聯絡宦官相為表裏最
功狀壅不上聞內外因而
離間國事至此益不可為
其矣順帝之昏闇也

按舒穆魯伊遜字申之其先遼之德里人按舒穆魯伊遜舊作石抹宜孫德里人舊作迪烈今並改方率兵守處州其母及弟和遜舊作厚孫今皆改後仿此

在婺乃遣將率車師由松溪在金華縣東來援元璋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字世美大海養子迎戰于梅花門蘭

谿縣龍門山大梅溪繞其下故名伊遜兵大敗遂陷婺州改州為寧越府令知府王宗顯和州人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宋

濂字景濂其先潛溪人遷浦江為五經師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為學正吳沉字潛仲蘭溪人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聲

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帝不復時巡

矣既而帝欲復修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官闕創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倉庫告虛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官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于此者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陳祖仁字子山汴人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布木布哈又作王布哈高麗人按布木布哈舊作朴不化今改後仿此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己亥十九年春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博囉特穆爾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于朱元璋。

元璋既陷婺州遣使招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為質元璋却其質厚賜而遣之。然國珍實陰持兩端特以甘言謝元璋而已。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韓林兒諸將惟貴稍有智畧其在濟南立質興院選用故宮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凡官民田十取其二。多所規畫。故得據山東者三年。及是為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部自相讎敵。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皆平。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其子而食者。

六月陳友諒陷信州。江東廉訪副使巴延布哈德克津

崖輝和爾氏按巴延布哈德克津舊作伯顏不花的斤今改。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巴延布哈德克津自衢州往援。破走之時，鎮南王子達勝努舊作大聖奴。今改。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巴延布哈德克津登城四顧，誓必破賊。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賊繞城植木柵，進攻益急。又遣使來說降，巴延布哈德克津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鞞底煮食之。又盡，乃殺老弱以食。巴延布哈德克津屢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巴延布哈德克津與達勝努及部將哈喇坦舊作海魯。今改。、蔡誠、蔣廣皆戰死。

秋八月，察罕特穆爾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韓林兒本起盜賊，無大志，又聽命劉福通諸將在外者，率不遵約束。至啖老弱爲糧，且皆福通故等夷。福通亦不能制。兵雖盛，威令不行，所攻下城邑多不能守。至是，察罕特穆爾圖復汴梁，大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尋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挾林兒出東門，遁還安豐，俘獲數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捷聞，詔以察罕特穆爾爲河南行省平章，兼知行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

九月。朱元璋陷衢處州。

常遇春入衢州。廉訪使宋巴延布哈舊作伯顏。被擒。胡不花。今改。

大海入處州。舒穆魯伊遜戰敗。走福建境上。欲圖克復。

而人心已散。因歎曰。五勢已窮。無所往。不如還處州境。

死亦為處州鬼耳。還至慶元縣。宋縣。今屬處州府。為亂兵所害。

元璋既得處州。有薦劉基。章溢。葉琛。及宋濂者。即以書幣招之。入見。喜甚。嘗從容與論經史。及谷以時事。命于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李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

王天錫。至皆用之。劉基。字伯溫。青田人。章溢。字三益。龍泉人。葉琛。字景淵。麗水人。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元璋姊子。王禕。字子充。義烏人。

遣使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兵部尚書巴延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

元初創行海運。本一時權宜之計。不可經久。然宋清張瑄輩。雖亦海氛餘寇。然其時國勢方盛。尚得而制

馭之。即其後特穆爾等。行尚未至於誤。運及中原多盜。漕輒不通。至以反覆之方。國珍為海道萬戶。茲復以海運事屬之。士誠使賊眾益得藉以為利。而於國計毫無所裨。迨太倉告竭。轉就降。寇糧所得無幾。徒使賊得窺朝廷虛實。自來謀國之疎。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太子而忍于圖謀。內禪實乖倫理之常。臣子稍有見聞。豈宜視如膜外。太平身為丞相。奇后敢以此諭意。且至舉酒相屬。則其平日

誠徵海運糧。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什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送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自是歲以為常。

冬十一月。大都有杜鵑。

十二月。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

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

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圖魯特

穆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

之不能公忠爲國可知而
太平亦竟甘心隱忍始惟
付之不答繼則依違兩可
致太子無所忌憚橫殺廷
臣以逞其凶悖律以大義
太平豈能逃當憲之誅以
視後此庫庫特穆爾杜遏
救兵皆禪之謀其是非邪
正真判若天淵矣

徐壽輝竊弄潢池特劇盜
之首雖僭名號而不成爲
國友諒則其志蓋耳纒綱
曰于采石之事遽以弒書
殊爲失當蓋當日情事祇
不過勝虜揚竿之流并不

額森呼圖克又名均字公秉按額森呼圖克世其事益舊作也先忽都今改後仿此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聞之數于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陳友諒徙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至是壽輝遽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于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所部因留壽輝居之而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庚子二十年春正月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岱卒二月太平罷

成遵等既死努都爾岱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令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復以綽斯戡爲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宦者布木布哈用事爲奸利綽斯戡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由是內外解體

夏五月丁亥朔日食

陳友諒攻太平拔其城遂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皇帝

友諒挾壽輝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朱元璋守將

得此諸項羽之於我帝盜賊同類相殘何關名分豈得以亂臣賊子例之乎但友誼既受壽輝爲誓則固安心尊事之今故仍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特改書誓以別於有國之稱庶大義不紊而誅賊嚴嚴耳

察特穆爾自用兵以來所至皆捷平定諸城功績素著實爲國所倚毗之人博囉特穆爾代父領兵自當念其父以憂懼而死益思爲國建功以繼不竟之志乃自野大同輒圖據地自私自利將相管轄彼時若即罪其兵柄責以肇釁之愆則兩將構怨相殘可不煩勞而自解顧始令守以爲調停繼復遣使諭其境鎮指置失宜皆姑息之爲慮也至察罕特穆爾於冀寧之界不奉詔書廷安之按擅殺部將則亦公然跋扈雖平時將畧足稱而此舉實功不掩罪耳

花雲懷遠人。及其養子朱文遜等皆不屈死。友諒志益驕急謀僭竊。進駐采石磯。佯使人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持鐵搗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太師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會大風雨。羣下班沙岸稱賀。不能成禮。友諒既僭號。欲東取建康。朱元璋合其故人康茂才爲書誘之。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江東橋。呼茂才不應。始知見給。遂大敗。乘輕舸走還江州。元璋乘勝取安慶。康茂才字壽卿。蘄人。江東橋在江寧縣江東門外。秋九月。博囉特穆爾引兵攻冀寧。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詔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特穆爾所平定。而博囉特穆爾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兩人遂相讐隙。詔命博囉

特穆爾守石嶺關。

性見前。

以北察罕特穆爾守關以南。至

是博囉特穆爾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特穆爾調兵拒戰。會朝廷使參知政事額森布哈等。諭令講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博囉特穆爾。察罕特穆爾以用兵數年。皆藉晉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再遣部將本布實勒援之。本布實勒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特穆爾怒。殺之。已而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博囉特穆爾遂罷兵還。察罕特穆爾尋亦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本姓王。小字保保。察罕特穆爾之甥。養爲子。按庫庫特穆爾舊作擴廓帖木

見今改正。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後仿此。額森布哈等初奉詔往解。二家之兵。遷延不進。山南道
廉訪僉事張楨上疏請誅之。不報。楨嘆曰。天下事不可
為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
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二月。陽翟王阿哩袞特穆爾太宗子密特哩舉兵反。

遣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爾將兵討之。

時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哩袞特穆

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穆爾固楚在

平南境。按穆爾固楚。舊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

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墮付我。我當自為

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遂命圖沁特

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特穆爾走上都。

辛丑二十一年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秋八月。朱元璋克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取安慶。元璋乃率舟師溯流而

上。友諒將傅友德其先宿州人。後徙陽曲。等皆迎降。長驅向江州。

分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遂克其城。

既而友諒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以龍興降于元璋。建

昌饒袁相繼皆降。元璋入龍興。除陳氏苛政。改為洪都

府。胡廷瑞。洪察罕特穆爾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特穆爾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

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

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

乃輿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隋冠氏縣地。元置州。

今為縣。屬東昌府。東昌遣其子庫庫特穆爾直擣東平。以田豐

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遺書諭以順逆之理。豐及王士

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賊兵皆聚于濟南。察罕特穆

爾乃分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

金縣。今屬濟南府。章邱。隋縣。今亦屬濟南府。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

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阿哩袞特穆爾兵敗。伏誅。

阿哩袞持穆爾兵逼上都。命少保魯章以兵十萬擊之。

大敗其眾。時太子言于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

死地。會阿哩袞特穆爾部將托歡者。太子子額森呼圖

克故將也。引兵縛阿哩袞特穆爾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為平章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即砥柱。三門。注見前。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

大饑。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先是博囉特穆爾遣其將據延安。謀入陝。朝廷以張良

張良弼奉命受察罕特穆爾節制乃陰結鼎珠轉聽他人調遣不為無罪察罕特穆爾如果舉其事而効治之庶定以尊國體而申軍律不此之務而銜私激忿輒與李思齊連兵攻擊豈純臣所為論史者謂察罕特穆爾忠誠不渝此原其心跡則然若其動輒與兵仇殺實不能免於春秋之責備至李思齊濫梁恣肆後見降明則更不足置論矣

弼為陝西參政駐兵藍田受節制于察罕特穆爾良弼陰結平章鼎珠聽丞相托里特穆爾調遣察罕特穆爾銜之與李思齊連兵攻良弼詔和解之且命思齊討四川良弼平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論二將各以兵自効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玉珍陷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害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絕不與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遣兵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在今昆明縣東玉珍遂自稱隴蜀王以張楨字維周瀘州人為

參謀分兵犯興元鞏昌等路。

六月田豐復叛平章政事察罕特穆爾遇害詔以其子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定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特穆爾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結賊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眾以為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奏白氣如索起危宿賈太微垣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特穆爾勿輕舉未至而已及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難。

諸葛將殞天星墮營則白氣起于危宿為察罕特穆爾凶兆理或有之但謂順

帝因太史之奏預料山東必失良將馳詔戒其輕舉恐未必然使果能如此精察何至為羣小蔽惑委靡以底于亡耶

子庫庫特穆爾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

冬十一月庫庫特穆爾克益都執田豐等誅之。

庫庫特穆爾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尋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乃引兵還河南。

十二月立塔斯特穆爾舊作塔思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巴延特穆爾所殺后讒之于帝遂廢巴延特穆爾而議立其昆

弟在京師者塔斯特穆爾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特穆爾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還京師。

遣戶部尚書張景宛平人如江東以朱元璋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元璋不受。

初察罕特穆爾破山東江淮震動元璋遣使致書于察罕特穆爾察罕特穆爾留其使朝廷因命戶部尚書張景郎中瑪哈木特舊作馬合謀今改浮海如江東授元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以龍衣御酒未至而察罕特穆爾被刺元璋遂不受殺瑪哈木特以張景才留官

之

癸卯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重慶

玉珍用劉楨策潛即帝位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朱元璋率兵擊走之
之以韓林兒歸于滁州

時福通兵勢日窘珍引兵圍安豐林兒告急于元璋元璋乃率徐達常遇春等往救之未至而珍已殺福通據其城元璋擊走之以林兒歸居之滁州

夏六月博囉特穆爾遣珠占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與李思齊合兵討珠占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達什特穆爾與行臺有隙且恐陝西

為庫庫特穆爾所據陰結博囉特穆爾請珠占入城劫

取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印復拘留之庫庫特穆爾

遣部將摩該舊作額高今改後仿此合李思齊兵討之珠占乃降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朱元璋帥師救之大戰于鄱陽湖

友諒敗死張定邊等復立其子理

初友諒忿疆場日蹙乃大治舟艦復圍洪都載家屬百

官盡銳進攻飛梯衝車百道並舉時元璋從子文正元璋

兄與隆之子及鄧愈守洪都隨方備禦三月不能下趙德勝

中流矢死內外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元

璋自將救之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撤圍東出鄱陽

湖遇于康郎山友諒兵號六十萬元璋分軍十一隊禦

之。張定邊直趨元璋舟，膠于沙，不得退，危甚。適援舟驟進，水湧得脫。友諒集巨艦連鎖為陣，元璋兵仰攻不利，皆有怖色。會日暮，東北風起，乃命死士載火藥蘆葦，焚友諒舟。風烈火熾，友諒弟友仁等皆燒死。翌日復戰，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欲退保鞋山。即大孤山，以元璋既扼湖口，邀其歸路，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湖口。元璋自上流邀擊之，大戰涇江。今名禁江，在湖口縣東北。友諒軍且鬪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擲驟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軍遂大潰，其長子善兒被執。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屍遁還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元璋復進兵圍之，既而還建康，留常遇春

督諸軍。先是元璋救安豐，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足定也。

張士誠自稱吳王，詔徵其糧。士誠不奉詔。

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達什特穆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具文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置官屬，尊母曹氏為太妃，朝廷遣使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字中孚，泰州人。諫曰：向為賊，可無責。今為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即引疾去。士誠弟士信與女夫潘元紹為腹心，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陳基、饒介、典文章文、好招延賓客，所贈遺甚具，諸僑寓者爭趨之。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博囉特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走之

博囉特穆爾自察罕特穆爾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

冀朝廷雖屢下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

寧至石嶺關庫庫特穆爾大破之擒其將烏瑪喇殷興

祖軍勢日蹙

十一月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巴咱爾

舊作伯撒里今改後仿此

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

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方辭

歸奉元于是密旨令巴咱爾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而

止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其違命詔拘收所

受宣命縛斯戡因誣奏之詔安置土蕃復遣使至東勝

逼令自殺

十二月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

夫羅達錫

帝母舅按羅達錫舊作老的沙今改後仿此

知樞密院事圖沁特穆

爾皆逃

時宦者布木布哈托歡內侍太子外結縛斯戡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書太

子極諫

其畧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

建立顧以二豎之激而干天下之重臺諫之言

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

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官反

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權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

大夫羅達錫諭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

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時凡事合奏者皆許啟聞

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而臺臣大小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乃皆辭退。帝又命羅達錫諭旨，祖仁復上疏極論之。其畧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雖曰天運使然，亦刑罰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千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各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疏既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于是祖仁等皆左遷。時羅達錫執其事頗力。太子惡之，因譖于帝，以母舅故封為雍王，遣歸國。而復以布木布哈為集賢大學士，羅達錫乃與圖沁特穆爾皆奔大同。博羅特穆爾匿之軍中。

甲辰 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元璋以正月朔即吳王位，建有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為右司郎中，張景為左司都事。

二月，吳王元璋將兵圍武昌，陳瑄降。

元璋以武昌圍久不下，復自將攻之。其臣張必先自岳州來，援常遇春擊擒之，徇于城下。城中大懼，元璋乃遣其故臣羅復仁入城，招理。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凡府庫倉儲恣理自取。城中民饑困，發粟賑之。以理歸建康，封為歸德侯。湖廣、江西諸郡縣皆降于元璋。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元璋曰：此與孟昶七寶湯器何異？立命毀之。時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虛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多矣。元璋曰：汝豈不知覆

巢之下，豈有完卵乎。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關，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復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

簡大悅服

三月，削博囉特穆爾官爵，不受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

夏四月，博囉特穆爾舉兵犯關，殺右丞相綽斯戩太子山奔。

初，綽斯戩徇太子旨，遂誣羅達錫及太平子宣政院使額森呼圖克等謀不軌，收其黨鍛鍊具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綽斯戩布木布哈皆阿附太子，必窮究其事。額森呼圖克等皆貶死。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有隙，額森布哈

博囉特穆爾跋扈不臣，已非一日，皆由順帝姑息養，奸遂致尾大不掉，跡其強梁，恣戾朝廷，即當早計除之，不應俟太子蓄積私怨，擅削其官爵也。夫太子結黨，肆行不復，知有君父其逆惡固無可解，免布木布哈、綽斯戩一死，猶不足蔽

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博囉特穆爾素與圖沁特穆爾相友善，且知其受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博囉特穆爾跋扈交通圖沁特穆爾及羅達錫等，于是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爵而奪其兵。博囉特穆爾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率兵討之。博囉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由綽斯戩所為，非出帝意，遂命圖沁特穆爾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蒙古人，按伊蘇舊作也，速今改，後仿此。詹事布喇奇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二州名，元興州在今熱河界內。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在宛平縣西北，海淀分流而北，東入自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帥其軍，問故以必得綽斯戩布木布

幸特是博囉特穆爾身為
元臣輒敢舉兵向闕逼脅
儲君悖逆亦在當誅乃順
帝聞其欲殺之計即馳昇
以遂其欲且加授官階更
資好寵惟恐其不早退兵
迫其再舉犯順以謀益彰
乃復相對啜泣曲加恩勞
屢勸如斯始與漢獻帝唐
昭宗相等耳

哈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皆為所殺遂復
博囉特穆爾官爵加太保仍命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
兵自健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資之授
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五月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太
子率師拒之戰不利遂復出奔詔以博囉特穆爾為右丞
相

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志怒不已遂命庫
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其東道以白索珠
舊作鎖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占領兵四
住今改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博

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羅達
錫復大舉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統兵禦于清河
軍潰馳還白索珠遂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
河間取道以達冀寧博囉特穆爾兵駐健德門外與羅
達錫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
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太子羅達錫止之博囉特穆爾
又使翰林承
者張翥草詔制奪庫庫特穆爾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
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可操帝知其不可奪乃命
他學士為之遂以博囉特穆爾為左丞相尋進右
翥字仲舉晉寧人丞相節制天下軍馬羅達錫為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
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博囉特穆爾既
專國遂誅狎臣圖魯特穆爾等罷三官不急諸造作沙

汰官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張士誠遂達什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屈死。

時右丞達蘭特穆爾

舊作答蘭帖木兒

郎中珍布

舊作真保。併改。後仿此。

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什特穆爾之短于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誠遣使而數達什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布哈特穆爾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後數日。達什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

乙巳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庫庫特穆爾使白索珠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而使關保等以兵擣大同。克之。太子乃承制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庫庫

特穆爾兵由中道博囉特穆爾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之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圖沁特穆爾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兵伊蘇次良鄉不進而謀之于眾皆以為博囉特穆爾稱兵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庫庫特穆爾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博囉特穆爾患之遣驍將姚巴延布哈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在通州之東以待伊蘇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巴延布哈博囉特穆爾大怒自將兵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于博囉特穆爾至百日始還宮初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討博囉特穆爾因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

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邱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注名僭號幸我有變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于趙寇賈之于漢平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存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為閣下憂平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倦倦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于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于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于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干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勿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于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深納其說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秋七月博囉特穆爾羅達錫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

博囉特穆爾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巴延布

哈鬱鬱不樂乃日與羅達錫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

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華善忿其無君數言于帝

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瑪勒舊作上都馬今改金諾海舊

那海畢德爾舊作伯達兒今改等陰圖刺之至是圖沁特穆爾

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提博囉特穆爾入奏行至延春閣

下畢德爾自眾中奮出斫之中其腦瑪勒等競前斫死

羅達錫傷額趨出擁博囉特穆爾家屬北遁詔民間盡

殺其部黨既而羅達錫被執伏誅圖沁特穆爾引輕兵

走巴咱爾舊作八思兒今改之地尋亦討殺之時遇變城門不

開者三日珠占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

以入大掠于都市。

皇后翁吉喇特氏崩。

九月太子還大都以巴咱爾為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左

丞相。

帝遣使函博囉特穆爾首往奠寧召太子還于是庫庫

特穆爾扈從至京師詔以巴咱爾為太師右丞相庫庫

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冬閏十月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庫庫特穆爾之世臣當
出蒙同休感博囉特

穆爾方以跋扈伏誅尤宜
謹小慎微揚于覆車之鑒
乃唐代總六師之重寄不
聞其首志勵軍迅掃羣盜
方扶宗社于帖危而淮盛
其首衛進退自由豈大臣
忠盡之義其後且與李思
齊等經年讐殺不復以討
賊爲心致譟搆者得據爲
口實深蒙惡名始計不審
遂致陷溺日甚又誰尤耶

時巴咱爾以累朝舊臣庫庫特穆爾後生晚進與之並
相中朝多忌之者而庫庫特穆爾久典軍亦不樂在內
居兩月卽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
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帝難之乃詔封庫
庫特穆爾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
並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子奪悉聽便宜而行庫庫特
穆爾于是分省中官屬之半以自隨鹵簿甲仗巨數十
里軍容甚盛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
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立奇氏爲皇后

改奇氏爲索隆噶舊作肅良氏今改

丙午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禹貢雖指元大德初河決杞縣蒲口蓋河自陳留南

入于杞其後河徙而北自陳留入蘭陽儀封而杞界遂無河矣考河自金明昌五年南北分流後大勢日趨于南而北流益弱此云北徙者乃決流非大徙也故特引禹貢雖指以釋之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庫庫特穆爾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特穆爾同起義兵齒位畧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檄諸將會師大舉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圖魯舊作脫烈伯今改後仿此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庫庫特穆爾嘆曰吾奉

詔總天下兵而鎮將皆不受調遣何討賊為乃遣關保

和爾齊舊作虎林赤今改後仿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圖

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等合兵

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

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禮部侍郎瑪

郎溫都爾罕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

爭不奉詔瑪實貝爾等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按瑪

三月明玉珍卒子昇復僭稱帝

玉珍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僭稱尊

號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

一蜀人悉便安之至是疾革召其左丞相戴壽等諭之

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所

知也遂卒子昇立年甫十歲尊母彭氏為太后同聽政

夏四月吳王元璋取淮安諸路

時徐達克高郵遂襲破張士誠將徐義于淮安義遁左

丞梅思祖夏邑人以城降濠徐宿諸州皆相繼下之元璋

遂如濠州省墓置守塚二十家召父老飲極歡除其租

賦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八月以陳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清人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友定始為黃土砦巡檢以討平山寨功再遷為汀州路

總管陳友諒將鄧克明陷汀州友定入援連戰克捷盡

復所失州縣進參知政事尋進兵攻處州為朱元璋守

將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

所敗深乃與朱亮祖進攻建寧破二

柵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萬繞出深後斷其歸路而白

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大敗遂被執而死至

是詔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友定盡有福

建八郡之地友定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誅竄不絕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時張士誠

方國珍各據一方歲漕粟大都輒不至而友定歲輸粟數十萬石海道遼遠至者嘗十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先是以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至是復拜江浙

左丞相封衢國公其弟國瑛國珙姪明善並為平章政

事

有星孛于東北

吳王元璋遣將擊張士誠取湖州諸路

元璋與張士誠接境數以兵相攻元璋將廖永安字彥敬永

忠兄被執死謝再興叛降于士誠會元璋方與陳友諒相

持未暇東畧及破武昌即出師規取淮北地至是元璋

乃移檄數士誠八罪命徐達常遇春帥二十萬眾擊之

元璋命之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

先遇春欲直搗平江元璋曰湖州張天驤杭州潘原明為士誠臂指平江窮蹙兩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

先攻湖州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達等自太湖趣湖州守將迎戰而

敗遂進圍之士誠遣朱暹等來援屯于舊館村名在烏程縣東

達遇春築壘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于

皂林潘元紹又敗于烏鎮在烏程縣東南昇山在烏程縣東水陸寨

皆破舊館援絕朱暹等降達等以徇于城下城中大震

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于是李文忠攻杭州紹興華雲

龍定遠人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韓林兒卒

林兒既居潞州至是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吳王元璋

命廖永忠迎林兒歸建康至瓜步覆舟沉于江云

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

元璋本用宋龍鳳年號林兒既歿始以明年為吳元年

立廟社建宮室有司進宮殿圖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

之及新殿成製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次古人行事可

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

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今書此以備省覽豈不愈于丹青

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發地者元璋曰構建宮室

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慙而

退元璋又命訪求古今書籍嘗謂博士詹同等曰吾每

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

治國之良規也尋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雅樂音律及

鐘磬等器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又定文武

二科取士之制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

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

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令有司

預為勸勉以俟開舉詹同初名書字同文婺源人

丁未二十七年吳王朱元璋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李思齊等會兵于陝西同拒庫庫特穆爾

庫庫特穆爾遣其弟托音特穆爾舊作脫因帖木以一

肅宗靈武之事久為公論所不韙然是時明皇避蜀海內皇皇且有面授之旨禪位之勅其咎猶可稍寬若順帝則太子與奇后頓

萌異志初既思為內禪之謀繼復圖為外舉之舉悖逆極矣使庫特穆爾從其推兵之說其不至流為崩潰胡亥之亂幾希然庫特穆爾固未有定見者其能克全大義蓋深有賴于張順之言而其不南向擊賊轉西引入關則由習見其父嘗私啟兵爭遂至效尤益甚殆有卿所云父報仇而子且行劫者歟

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乃與張良弼圖魯卜等會于含元殿舊其共推思齊為盟主遣將守黃連寨庫特穆爾使關保等擊走之侯巴延達什舊作侯伯顏達世今改後仿此以兵援庫特穆爾亦攻下秦州既而關保引兵退侯巴延達什亦奔潰思齊乃遣將會良弼等屯于華陰而自還鳳翔

夏六月丙午朔日食

秋八月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庫庫特穆爾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逆知其意未至京

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以數騎入朝故太子深銜之及與李思齊相持經年帝數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庫庫特穆爾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不奉詔廷臣譁言其政虐有狀帝亦心忌之乃下詔命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軍馬詔畧曰曩者障塞決河本以出師朕以國本至重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俾代其行李思齊等各懷異見稱兵不已以至盜賊愈熾深遺朕憂爰遵舊典命皇太子悉總天下兵馬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總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圖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魯魯卜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別聽調遣太子又用錫珣岱爾舊作沙藍答兒今改後仿此等計立大撫軍院設知院同知等官專備庫庫特穆爾

九月吳王元璋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

先是徐達等進攻平江。築長圍困之。士誠拒守數月。數

突圍決戰不利。元璋貽書招之。不報。士誠故將李伯具

知其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降。亦不聽。士誠故有勇

勝軍。皆驍猛善鬪。悉敗溺萬里橋下。最後丞相士信

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至是城破。士誠收餘眾戰于

萬壽寺。在蘇州府治東北。東街眾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經。

故部將趙世雄解之。士誠妻劉氏積薪齊雲樓。在蘇州府治後

子城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自縊。徐

達數遣李伯昇等諭意。士誠士誠瞑目不答。乃以戶扉

昇之。出葑門。入舟。不復食。至金陵。竟自縊死。士誠為人外遲重寡

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
殷盛。士誠不奮勵怠于政事。其弟士信及潘元紹尤好
聚斂。金玉珍寶及法書名畫無不充物。將帥亦懷蹇不
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至軍即携
蒲蹴鞠。皆不以軍務為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
概置不問。已復用為將。上下嬉嬉。以至于亡。元璋既克平江。乃遣使致書于帝。并送宗室紳寶。舊作神保。今改。後仿此。

冬十月詔罷庫庫特穆爾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特穆爾亦

并拒不受。其將摩該所統多博囉特穆爾之故部。曲因

鼓變脅之。叛庫庫特穆爾。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

慶。聞有備而還。摩該遂上疏列庫庫特穆爾罪狀于朝。

關保亦自歸于朝廷。帝乃下詔以庫庫特穆爾拒命。宜



黜其兵柄。落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托音特穆爾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命索珠和爾齊分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令統之。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喇岱爾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詔下庫庫特穆爾。遂退軍澤州。

吳王元璋遣徐達等將兵北侵

元璋召諸將議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特穆爾跋扈。關隴則李思齊等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何以決勝。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元璋曰。元建國百年。

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扼其戶檻。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捲也。諸將皆曰。善。乃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時又命征南將軍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卽以其師航海。趣廣東。湖廣平章楊璟等。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楊璟。合肥人。

吳王元璋定律令。

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等詳定律令。語之曰。立法

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元璋命頒行之

十二月吳王元璋遣將克慶元方國珍降。

初元璋遣兵攻溫州國珍懼請俟杭城下即納土來歸元璋為罷兵及杭州既克國珍據境自若遣間諜假貢獻名規勝負又數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及陳友定元璋怒遣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溫台州長驅抵慶

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復令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攻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元璋授國珍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年卒于建康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屬陳友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吳王元璋兵陷山東諸路

徐達常遇春引兵而北首陷沂州進陷嶧州宋置今為縣屬兗州府于是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諸路相繼皆陷詔右丞相伊蘇同諸將守禦山東李思齊為副總統圖魯卜等出潼關渡河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

是年正月明祖雖稱帝而大都尚未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於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為統而於元事則書元以別於明今作通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為準故於順帝在位之時猶以元為統而于明事則書明以別于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漠北以後始為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嬪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各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公之道而

戊申二十八年。是年依歷朝嬪代一歲兩係例閏七月以前為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明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吳相國李善長等奉吳王元璋為皇帝國號明。

先是善長等率羣臣奉表勸進王不允凡三上王乃命具儀以聞及是遂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祖考為皇帝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太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吳漢接境戰言治天下以不殺人為本明主善之既即位欲官后族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乃追封后父馬公徐王修墓置廟標后長子也。

明以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

善長少習法家言有智計明主嘗從容問曰四方戰爭衣器達大度知人善在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明主稱善明主凡自將征討皆命居守轉調兵餉無乏至是改官制尚左以為左丞相。

明將軍湯和陷福建平章陳友定死之

先是明主既命和由海道趨閩復命胡美即胡廷瑞由

江西趨杉關注見前遣使至延平招友定友定置酒會諸

將殺使者瀝血酒中與眾酌飲之誓以死守已聞杉關

破急分軍為二以一軍守福而自帥一軍守延平和舟

師抵福之五虎門在福州府閩縣海中五虎山下蟻附登城守將遁去

參政尹克仁宣政使多爾瑪舊作朶耳不屈死僉院拜

特穆爾殺妻女縱火自焚死時胡美已克建寧和遂進
攻延平友定欲以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
已友定疑其部將殺一人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
城中礮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之友定呼其屬與謀
退入省堂仰藥死所部開門納明師昇友定出水東門
未絕也天大雷雨友定復甦械送建康入見明主詰之
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殺之延
平既下興化泉州皆望風附獨漳州路達嚕噶齊德爾
密什回回人按德爾密什舊作迭里彌實今改自殺時稱閩有三忠謂友定
拜特穆爾德爾密什也

削庫庫特穆爾爵邑命圖嚕李思齊討之

庫庫特穆爾前舉李思齊等兵逼禍結向屬私怨相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謂庫庫特穆爾後此孤軍舉外獨然力戰不屈使得歸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如前奪驅而為憐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莫然彼時明兵已盡有山東漸將申汴入陝即使庫庫特穆爾奮志勤王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外侮而轉成內訌累世患勤王此而

庫庫特穆爾既退軍澤州帝知其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摩該共攻之而命關保以兵戍太原庫庫特穆爾憤甚引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于是下詔削庫庫特穆爾官爵令諸將四面討之

夏四月明將軍廖永忠陷廣東

永忠自福州以書諭行省左丞何真字邦佐東莞人曉譬利害真即奉表迎降永忠至廣州降盧左丞擒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馳諭九真曰南朱崖儋耳三十餘城皆納印請吏又遣陸仲亨濠人進略清遠英德連州廣東悉入于明

明徐達常遇春陷河南梁王阿哩衮察罕特穆爾之父也降于明

徐達陷山東會遇春于濟寧引舟師沂河趣汴梁守將
李克彝走左君弼珠占等降遂自虎牢關入守將托音
特穆爾以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陳二十餘騎
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托音特穆爾
軍遂大潰追奔五十餘里梁王阿哩袞降嵩陝陳汝諸
州次第告陷明主如汴梁改為開封府召徐達至命其
率軍北略諭之曰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故命將北
伐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
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朕
實不忍諸將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安全庶
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達頓首受命明主尋還應天

明都督馮勝陷潼關。

明師既陷河南李思齊張良弼

明史作張思道今仍從元史合兵駐

潼關會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胡蘆灘

在華陰縣渭水南明師

遂陷潼關思齊奔鳳翔良弼奔郿城

注見前

尋共推思齊

為總兵諸將皆以兵會之于鳳翔

六月明平章楊璟陷廣西

璟攻永州鄧祖勝斂兵固守璟分營築壘造浮橋西江

急攻之祖勝力盡仰藥死遂陷永州以次略取寶慶全

州道州藍山諸州縣

藍山唐縣今屬桂陽州餘注俱見前

進攻靖江不下

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堤岸破之必矣乃

遣將殺守堤兵盡決濠水築土堤五道傅城攻兩月會

廖永忠朱亮祖自廣東陷梧州連破潯桂鬱林亮祖以兵來會總制張榮約降璟與之白帽為識夜半從寶賢門入執平章額爾吉訥舊作也見吉尼今改移師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岑巴延等永忠亦陷南寧象州廣西悉入于明

秋閏七月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命率師會諸將復河洛關保摩該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與戰擒之尋皆為所殺帝大恐乃下詔歸罪子太子罷大撫軍院誅知院事巴延特穆爾等詔庫庫特穆爾仍前河南王左丞相統軍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伊蘇由東道同圖魯李思齊四道進兵克復汴洛詔下而明兵已逼庫庫特穆爾尋自晉寧退守太原

順帝出塞北去固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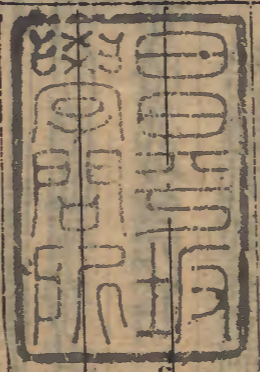
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避雍正也知此之為正則知宋亡而仍系景樹為正統之非正矣天命何常常於有德有天下者果能于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絕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屬備安尚未至于下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道去節不得復在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嶺海元順帝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八月徐達入大都監國淮王特穆爾布哈死之元亡

徐達帥師發開封遣裨將分道徇河北地連下衛輝彰德廣平次臨清使傅友德以輕兵先進開陸路通步騎顧時字時舉濠人浚河通舟師會常遇春已陷德州合兵陷長蘆扼直沽作浮橋濟師水陸並進遂陷通州知樞密院事布延特穆爾力戰被執死之帝于是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以慶同為左丞相同守京師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議避兵北行左丞相錫哩瑪勒知樞密院事赫色舊作黑廟今改後仿此宦者趙巴延布哈以為不可帝不聽巴延布哈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

之故漢北堤也。漢子奔
悉視其事以為禮。豈可以
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乎。其
聞前于宋末已著其說。茲
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
知史法大公。善其理。應
如此。

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諸軍民及諸集賽等出城
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達
陳兵齊化門。將士填濠登城入。淮王及左丞相慶同平
章德爾畢什舊作迭兒必失富森賽音布哈舊作朴賽因不花今並改右丞
相張康伯御史中丞穆辰舊作滿川今改等不降殺之餘不戮
一人。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
殿門。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侵暴吏民安堵。市
肆不移。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諸隘口。元亡。



文心

